

夜 行 集

周 而 復

今 代 書 店 發 行  
文 學 叢 報 社 版

集 行 夜

復 而 周

1 9 3 6

詩叢第一種

夜行集

一九三六年六月初版  
定價一角五分

作者 周而復

發行者 文學叢報社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有版權

## 序

這册夜行集，我返復讀了兩遍。這是在重  
重的壓迫之下壓得快要斷氣的悲抑的呼息。這  
兒也活畫了一張憂鬱而悲憤的時代相，時代在  
哭着，在偷偷地哭着。連哭都是不准放聲的  
了。這是多麼可以謳歌的嘍！

古人說：「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這  
樣話究竟是已經過去了的話。我們今日的格言

却似乎是：「外侮翻過牆，內屠其弟兄」，儘你說得舌弊唇焦，儘你怒罵，儘你嘲笑，大刀依然不是坦克車的對手。你敢哭喪着一個面孔嗎？隣國不是多麼「親善」？民族不是正在「復興」？滾蛋，你們應該充分地來個「反省」！

舊時的人尊重禮讓，尼采打了個價值的倒逆，說禮讓是奴隸的道德。現在的中國人又來了一個倒逆的倒逆。在這兒秦檜是岳飛，岳飛是秦檜，文天祥是張洪範，張洪範是史可法。

我不願再多說什麼話，這部夜行集已經代  
我說了不少。潛潛的流淚，偷偷的哭，大家都  
在黑夜里鼓着欲爆的眼睛。

但詩人揩着他的眼淚在告訴我們：「車頭  
接一連二地在開發着了，大家都請揩乾眼淚，  
搭上火車，衝破這黑暗的重圍！」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郭沫若

## 目次

郭序

遠方	一
巨浪	六
吳淞口的夕陽	一六
宣判	一七
梯	一九

蓮慕鄉	二二
無題	三三
解	三八
接見	四〇
雨	四二
苦囚悲歌	四四
出獄	四七
從墳墓里我走了出來	五〇
給阿比西利亞的弟兄	五二



散工	六一
叫賣	六四
當	六七
刘草的孩子	七一
清道夫	七六
相面先生	七九
老處女	八二
傷兵	八四
夜行車	八七

遠 方

—

大海有一天會枯乾，

我們永遠忘不了遙遠的一方。

在那碧沉沉的青天下，

在那朵朵白雲的天幕下，

想起了我們遙遠的家。

那兒有天青色的高山，

那兒有朵朵白雲似的牧羊，

那兒有錦繡的田野，

那兒有秀長的高梁，

那兒有潺湲的河流，

那兒有我們童年的野宴，

那兒有樸素的風光，……

黑夜里大砲一聲雷響，

天外飛下了禍殃。

兒女呼號着爹娘，

在熟稔的泥土上逃荒，

生命且交給幸運，

對遠方走來，披着星霜。

二

消息的線端，

給塞外的暴風吹斷。

我們不曉得各自的方向，

也不知道是誰生誰亡？

一顆心分散在數處，

可是誰都沒忘記了家鄉：

羊羣是不是仍放在原野？

青山可曾改變了模樣？

錦繡的田野有無人耕種？

高粱該長得更長更長？

潺湲的河流是否尚未凍結？

童年的足跡是否仍舊安在？

那樸素的風光是否依然無恙？

三

想起了我們遙遠的家，  
在那朵朵白雲的天幕下，  
在那碧沉沉的青天下，  
身子負着重重的創傷。  
音訊雖是天風似的渺茫，  
我們的兄弟在對敵人死抗：  
一池死水下埋着個春雷。  
大海有一天會枯乾，  
我們永遠忘不了遙遠的一方。

## 巨浪

亂鐘敲出個日子不平凡，

四方的鐘聲連成一個聲浪：

一個聲浪，一條萬里的城牆——

叫醒了千萬顆奴隸們的心臟。

揉一揉眼睛，復甦的夢醒了。

抖起滿腔的積怨，

憤怒在胸中蓬勃地燃燒，

一萬噸重的石頭去了。  
在漆一樣黑的深夜，  
在銀白色的清晨，  
蠕動着烏黑長蛇似的人：  
靜靜，沒一點兒聲音，  
鋼鐵的隊伍在行進……  
北風里舞動自己的旗，  
白布上塗着烏黑的字：  
說明了行列的來歷，



告訴你他們的心思。

不分是黑夜，不管是清晨，

在泥濘崎嶇的道路上，

在僻靜荒蕪的原野上，

在平滑的柏油路上，

在修整的枕木上，

在洶湧澎湃的江邊上，……

闖過橫在眼前的阻攔，

像猛獅要把樊籠打破，

像開了閘的怒濤，

熱血匯流成一條——

手臂緊挽着手臂，

結成鋼鐵的連鎖。

千萬隻沉重的腳，

規律地一陣起一陣落，……

悶在心中沒講的話，

今天一古腦爆出：

在二十世紀蒼白的臉上，

要用沸騰的熱血，

寫出人類光榮的一頁。

怒吼把沉沉的大地震撼，

喊聲叫斷了長江的狂流！

像是火山口爆發的火焰，

像是太陽中噴出了地球，

像是黑夜太平洋的怒嘯，

像是喜馬拉亞山的崩倒；

站起奴隸的身子，伸一伸手，

一口氣，改變了世界的季候！

早就有了犧牲的決心，

闖過鐵絲網，木棒和鎗砲，

鞭打，斬殺什麼都只一笑！

關外捲起十二月的寒風，

吹不落激憤的高潮，

捲不去驚人的呼號。

冰雪的寒冷更加了堅決。

救火的龍頭變了人造雨，

在身上結成片片的薄冰，  
閃着雪亮的刀影虹蜺——  
那雪亮犀利的大刀，  
當年在喜峯口，  
砍殺過我們敵人的頭，  
而今又用來砍殺我們自家的老幼。  
誰忍心把自己的弟兄，  
推到死亡的邊緣？  
甘心做奴隸的奴隸，

忘記了你的兄弟，你的民族？

誰叫你把敵人當做弟兄？

同胞反變了仇敵！

你曉得你的鎗該對那一方？

你的刀是誰人寄贈給你？

黑爪伺伏在黑暗的周遭，

無數的青年推下了監，

無數的青年進了醫院，

可是更有無數的青年，

奔來增強了鐵樣的環練！

每時每刻，每天每夜，

誰也不感到一些兒疲倦。

嚴整的步武向遠處邁開，

不知道飢寒，忘掉了睚眠，

無數的嗓子吐出震天的吶喊：

吶喊往遠處增漲，增漲，

要叫破宇宙的黑暗！

由南北流到東西，

由東西流到南北，  
無數張不同的面孔，  
有一顆相同的心，  
爭奪自由生存的路徑！

十二，廿四，三五。遊行示威後寫成



## 吳淞口的夕陽

天上着了火，

海上閃着耀眼的金波。

軍艦在金波上蹲着，

一萬匹白馬在她底下——

西風捲起的浪花，

在兩岸打着一千個回轉，

又昂起頭來，

向遠方燈塔猛闖！

一九三三。吳淞

## 宣 判

老天繃着一張烏黑的臉，  
地上尋不出光亮的一線。

黑暗圍繞在你的周邊，

窒息得叫你透不過一口氣。

黑夜深得看不見底。

受着數不盡的冤辱，苦楚，

等待那一天盡量的傾吐。

看你黑夜的壽命有多長，  
總有一天要挨到尾端。  
最後來個無情的反抗：  
火把帶着雷樣的吶喊；  
大家隨着熊熊的火把，  
大家隨着雷樣的吶喊，  
踏齊步調走遍天涯！  
宣判黑夜生命的死刑，  
給這世界一個從新的安排！

九，八月，三五，麗娃渠垣河畔

## 梯

散步於記憶之海的邊沿，  
逝去如輕烟似的往日，  
又復一個個走到眼前。  
在記憶之海的底里，  
撈起血淋淋的片片：  
生活是一條爬不完的長梯，  
希望領着你一步步向前，

在荆棘中只要掙扎上一層，  
準會來個不能提防的突兀，  
負着永也不會痊愈的傷痕，  
從生活的梯子上我跌了下來  
倒在路旁撫着自家的傷，痕  
讓痛苦侵襲着周身，  
昏迷時肚里比往日明朗。  
安慰的種子在心田上播開：  
你既然踏上人生的道路，

總得走完你應走的路來，

不管那路是多麼長多麼黑！

果敢地從地上站起，

毅然又爬上不盡的長梯……

九，十一，三五。南京

### 蓮慕鄉

看不見一片烏雲，這青天，  
何時落他幾寸雨水，

安慰全村老幼望雨的可憐？

希望掛在飄渺的輕風上，

村上人的眉頭連成一條線。

田場裂開了五臟，

像老幼苦悶的心房；

沒有雨水怎潤得乾渴的喉嚨？

野草在烈日下萎黃，

繪出全村憂鬱的臉龐。

乾燥的北風掠過乾燥的土壤，

蓮幕鄉回復到原始的荒涼：

日落望不到晚炊的輕烟，

牛羊也不知了去向。

原野顯出哭喪的臉色，



九斤公公站在籬笆的面前，  
身旁不見了古老的烟桿兒，  
只是瞅着遠方的青天。

黑夜里聽到哀聲的呼號，  
那兒來了一陣的大兵？  
十萬匹戰馬在屋外嘶鳴：  
等不到點起一盞油燈，  
茅屋里已闖進了水聲，  
不是院子里一棵大樹，

兩條老命也和兒子一樣——  
像牛羊漂得不知去向。

巴望一個個太陽升起，  
又看見夕陽慢慢西斜，  
枯禿的老樹權做了家。

二十世紀恢復到洪水時代，  
頭上頂着一個青天，  
脚下踏着一片茫然的水。  
北風里湧起的怒濤，

捲去了種子，捲去了牛羊，  
又捲去了救命的呼號！  
去年看不見一塊乾土，  
今年又受了沒水的痛苦。

飢餓像一頭無理智的野獸，  
不知什麼時候闖進了村里，  
侵噬老幼的心頭：  
消逝了人們嘴上的微笑，  
把活人又推到井里！

聽說村外地下有番芋，  
緊閉的心花怒放了。  
侵晨閃着幢幢的人影，  
一步步得謹慎地提防：  
年輕的孩子小心作了早餐，  
帶着去時歡情的殘餘，  
惘然向回來的路上走，  
掘不出一塊小番芋，  
倒有三顆鮮血的人頭。

記憶把他們帶到河旁的青橋，

那兒有趙老爺的穀倉。

他五年努力經營的苦心，

等待一天米價的高漲。

暗喜逢到未有的災荒，

趙老爺的利息也往上漲：

一升米要賣上三角二大洋！

一面是飢荒，一面是狂歡。

鎮公所有了催租委員，

舊欠新租，

四月底要一律繳清！

飢餓的時候又多了老拳，

又多了老拳，老拳

打破了村上僅有的安寧：

未賣的老牛變做了租賦，

年輕的女兒不見了影蹤，

樑上一根繩子結束了老命，

憤恨在壯年的心里蠢動：

螟蟲曾帶來了災難，

旱魃又做了全村命運的主宰，

忍耐了肚里的飢餓，

爲什麼又要受委員的迫害？

四野的鑼聲驚醒了老幼，

宋家祠堂前的廣場，

蠕動着煤球一樣的人頭。

通紅的火把在天空活躍，

怒氣要衝破四月早晨的晴天，

舉起森林一樣的黑手：

大家齊心都叫一聲走！

繫着包頭的老婦倒當了頭陣，

孩子隨着祖母的手，

小聲兒叫着肚里飢餓，

青年緊跟在後頭。

手里擎着破壞的竹籃和米袋，

舉起去年的廢稻。

嘴里吐出猛虎的怒吼：

飢餓做了我們的主，



不用慈悲來減成完租，  
反正腰里沒一個銅錢！  
三千人連成一條黑綫，  
眼光盯着河旁的青牆，  
在圩埂上呼喊著向前，  
遮去了半個青天。

三六，五，十五日寫完。楊村

無 題

難道你真的失了知覺？

過去的事全不放在心上，

掙慘痛的血當做香檳酒嚙？

你一顆心快變成了泥，

竟載不起一些記憶？

那樣慘痛在你心上，

果真不會打下一個烙印？

你未免也太健忘。

昨天的事都如一陣輕煙，

今天又不曾看見？

敵人時時用匕首刺你，

你却是一段呆笨的木片。

你脾氣也真好，

受了不能忍的污辱，

低頭不發一聲喊叫。

用親善遮掩你的懦弱。

你目已安慰：

等待那最後的一天。

吓！用鏡子照照你自己：

繩索細着你的周身，

混身上下只留個臉。

可是現在還得刺上字：

你想昂頭站起來，

自誇歷史的悠久；

也邁不起沉重的大步，

鐵鐐鎖緊了你的雙足；  
大砲緊塞着你的口，  
敵人雪亮的匕首，  
緊緊放在你的咽喉。  
死亡伺伏在你的身邊，  
只等你講一聲：「不！」  
還有什麼在等候？  
是等敵人結果了你的性命，  
那時才會甦醒？

這終是愛惜自己，

把生命給人慢慢宰割。

已挨到最後的時辰，

你的自己可還你的？

有了敵人就沒有你，

不來個拚死的肉搏，

誰能保得着誰的自己？

十，廿六，三五。楊村

解

一條繩子注定了命運，  
悲哀結成一串蔥珩。  
望着窗外無盡的原野：  
斷橋和老樹伴着荒涼，  
茅屋里走出大真的孩子，  
望着火車的無邪的眼光，  
癡等着她兒子的轉來，

母親低頭補着舊的衣裳……

時辰不容許再有個偷看，

一隻手推進了另一個空間。

鐵門碾死了心頭的希望，

「今後我們永別了太陽。」

二，四月，三五。上海



## 接見

是遙隔着千重的山？

是距離着萬重的水？

一面小小的鐵網。

儘讓說不盡的話語，

祕密蘊藏在心底，

祕密蘊藏在心的底里；

無言地默默站着，  
抑鬱的臉望着抑鬱的臉，  
兩行眼淚里我知道了來意。

感覺是鉛塊般的凝滯了，  
擊槍的守衛帶走沉重的心，  
隨着沉重的鏗聲慢慢地遠了。

二，十月，三四。南京

## 雨

寂寥佔領了陰暗的號子，  
在寂寥的深院里。  
一張囚徒的苦臉，  
寂寥地凝視着天空：  
垂着嫩綠的雨簾。  
簷頭不斷的叮咚，  
滴醒了囚徒的冰夢。

一天，兩天，三天……  
無休止的黃昏清晨，  
深院里裝滿了兩聲，  
號子里裝滿了兩聲，  
耳鼓里裝滿了兩聲；  
等着希望里透出的曙光，  
無言默默地相聽。

八月，三四。蘇州

### 苦囚悲歌

把希望沉在陰濕的牢里，  
我們是犯了罪的，  
我們是犯了什麼罪呢？  
吃盡了青春的血，  
作了臭虫虱子的俘虜。  
白天是昏黑，  
夜晚是昏黑，

昏黑、昏黑，

生活是一條長的黑道，

昏黑將作了我們永遠的住家？

三百六十五天，

比不上一小時的悠長。

過了一天又過一天，

今天又接上明天……

鐵的門，鐵的窗，鐵的鎖，

鐵的鐐銬，

一批批，一個個，  
老了的青春，  
白了的黑髮。

憂鬱里擠出勉強的笑容，  
囚徒瞅着窗外的冷雪：  
陽光雖從不曾走來，  
雪底下埋着個燦爛的春天，  
化雪的日子還會遠？

十九，十，三四。

## 出 獄

秋風打着囚徒的臉龐，

搖着少婦般的楊柳，

撕破半鏡的流水，

向生客送出晚年的風流。

小橋聳起凸着的肚子，

渡過零落的行人……



夕陽繪長了樹影，

農夫掬着鋤頭慢慢歸去。

我認識這是小城的晚景，

然而於我陌生了。

有如異國的旅客，

視野生長着新奇的原子。

人海浮着一葉未沉的孤舟，

記憶喚起了來時的情境：

似是旅客的行李，  
任人不吝惜地運來運去。

跌進了烏黑的鐵門，  
一隻手又把我推出門外：  
天空伸下黑暗的巨掌，  
狗吠警告陌生的來客：  
猶豫於暮色的蒼茫，  
何處是我去的方向？

從墳墓里我走了出來

已記不起來時的行跡，

昏噩過了數不清的時日。

生活在大地的底層，

窒息得我不能呼吸；

紫泥封住了我的口。

負着千斤的重載，

無處能使我伸一伸手。

彷彿是做了一場大夢，  
死寂里一聲歡喜，  
驚醒了荒野的屍體。  
突兀不容我有個懷疑，  
摸着身旁死了的兄弟：  
這是個什麼世界，  
從墳墓里我走了出來。

二十，一日，三五。南京

## 給阿比西利亞的弟兄

（阿比西利亞，

東非一個和我們一樣的國家。）

強盜把你們當做——

掌上的贖物。

尼羅河的水曉得他們的心腸。

你們的國土做了鬥爭的市場，

這一塊田地，那一個城市，  
你要霸佔，我也要搶奪，  
像無底深淵的貪婪，  
永遠也沒有個滿足。  
露出了野獸的臉龐，  
挾着殺人的槍砲，  
橫·在弱小民族的背脊上。  
你們不在暴力前低首，  
舉起粗黑的拳頭，

塞拉西喝一聲抵抗：

撞回數不清的響應：

我們要幹！

我們要幹！！

我們要幹!!!

全國人的心里，

交流着反抗的熱血，

嘴里吐出意志的堅決。

烏雲彌漫的天空底下，  
揭起英勇反抗的戰旗，  
吹起鬥爭的戰號，  
你們做了弱小民族的先鋒。  
扔下一切的私仇，  
扔下所有的舊怨，  
全國的老小，  
捐上標鎗，



提着大刀，

赤脚在炎熱的泥土上——

在炎熱的泥土上，

你們踏着前進的步武……

沸騰在千萬人心里的熱血，

築起一條浩浩的長河，

長鎗對着一個方向；

這是阿國的土地，

一步，誰也不准跨過！

我們的國家，

遠東的阿比西利亞。

生命苟延在敵人鈞刀下，

今天不曉得明天的生死，

死亡竟象是呼吸着的空氣。

望着自己身上的骨肉，

一塊塊被人割下，

可不准講一句反抗的話。

打一記耳光，還得叫你說一聲：

這是「親善」！這是「友愛」！

熱血在血管里澎湃，

希望一個日子的爆發。

你們英勇的反抗，

你們無畏的精神，

貫注在我們的周身。

反抗爬上我們的心頭，

帶着重重的鎧鎊，

跟着你們的身後。

我們再也不能夠忍受，

我們已忍受了很久。

你們的身後，

跟着全世界的弟兄——

全世界的弟兄，

一條心都在準備行動。

什麼我們也不期待，

流血才是我們的生機，

一個倒了，拉起一萬個來；

叫這日子來一個結束，

把敵人的陣線衝開！

不久，在戰線上，

晒着眩眼的陽光，

我們握着親熱的手，

親愛的朋友！

廿八，十一，三五。楊村

## 散 工

汽笛拉長頸子一個勁地叫，

告訴拍賣血汗的人：

一天的工作完了。

張開吃人的鮮紅嘴唇，

吐出一個個年青的老人。

對着青天喚了口氣，

身上感覺得輕鬆，

眼里仍留着一個疲憊。

黃昏散步在林梢，

羞得老樹露出一張紅臉：

他們脚下帶起了慌忙，

任憑你講出天大的樂事，

再也引不起一柱笑。

望着手里沒飯的籃子，  
收藏在肚里有無數的話：  
陰沉的街，陰沉的屋子，  
黑暗抓住了遼遠的家。

一，七月，三五。上海



## 叫賣

行人早已絕了踪跡，  
雙肩受不住雪的重壓。

破啞的噪子在

冬夜峭厲的寒風里掙扎。

微弱的燈光鏽上了金，  
白雪上移動着黑影：

身子孱弱的老母親，  
挑着兩個親生的孩子。

看不見來時的足印，  
雪遮蓋了行跡。

前面白茫茫一片，  
後面白茫茫一片。

北風不斷地吹起，

兩個孩子像是斷了氣，

死了的刺蝟，

聽不見一些聲息。

破啞的嗓子吐出破啞的呼喊：

人命像豬羊似的出賣。

顫抖的呼喊盪漾在黑暗，

衝破了深夜的靜寂：

十一，十一，三四。南京

## 當

擎着一件青布的夾衫

（家里最後的財產），

看着朝奉的臉色：

抑起自家的憂傷，

一步又一步，

挨過了八家當舖的門牆。

帶着一顆失望的

沉重的心，

又走進了一家的高牆，  
雙手把衣服送上，送上，  
放在上鏤的欄杆。

緊靠着櫃台，

兩隻炯炯的眼光，

盯着朝奉難堪的臉龐：

希望寄托在青布的夾衫，  
希望寄托在朝奉的嘴上。

銀白的鬚鬚在北風里打戰。

「這是誰的衣裳？」

這樣的衣裳還拿來當！」

「先生，是我的，

望你先生做好事多當，

一家人等它吃飯。」

「你自己看看，這是什麼衣裳？」

（這是他們最後的財產）

兩毛錢不值還要多當！」

「先生你做做好事！

隨便幾個錢都當。」

「這樣破的衣服我們不要。」

拾起摔下的衣裳，

碎了最後的希望。

飢餓在肚子里狂叫：

六十八歲老人的心冷了。

十五，十，三五。楊村

## 劉草的孩子

秋風踮在古城的心上，  
吹熄了古城里升起的塵埃。

一陣陣秋風的拜訪，  
做了古城的不速之客。

荒涼是古城的伴侶，  
枯草的神情就是證據。

靜寂里有一個聲音——



那不是草間的私語，

似是鐮刀望着長空的太息

是太息着命運的顛沛？

是太息着日子的悠久？

抑是太息着嚴冬的來臨？

這些我不明白。

我知道的是淒涼的太息。

抬起無光的眼睛，

望見了廟旁潮濕的茅屋，

低矮茅屋的傾斜，

那就是自己的家。

說起來還有點寒愴，

蹲在門口的小鐵鍋，

兩天看不見一絲煙火。

停住了手，停住了嘴，

長長的鐮刀也已上了鏽，

於是鐮刀和媽一樣太息着了。

太息會引起爸爸的怒吼。

病在床上一張鐵青的臉，

嘴里露出一排咬緊的黃牙；

兩條醬色的臂膊，

在空中使勁地舞動活躍。

用具又做了犧牲者。

背上的創痕又痛了

（爸爸憤怒時的留影），

駛起刈下的枯草

（家里情形的寫照），

放開步子和秋風賽跑，

一個駁背年小的老人，

望着遠遠的破廟，

心里恐懼於爸爸的暴燥。

十一，十一，三四。南京

## 清道夫

人們給他的不是慰藉，  
人們給他的不是同情，  
人們給他的是漠然的冷視：  
一個齷齪的清道夫。

伙伴在黑暗中摸着，  
推起沉重的大車，

推起沉重的大車在黑暗里走着，

穿過一條條靜寂的大街，

穿過一條條靜寂的深巷。

清道夫有不忍見的心腸，

不忍見污穢堆滿了街面。

每天不倦地掃着，掃着，

掃去了污穢又來了，

只有掃帚曉得他的辛勤。

掃帚是他們最忠實的伴侶，  
陪他們走過了無數的街頭巷尾，  
走過了無數污穢堆滿了的街頭巷尾，  
可是從不曾有一條清潔的街。

卅，八月，三四。蘇州

## 相面先生

一張桌子就是一個世界。

在街旁冷眼旁觀：

每一個人都是他的對象，

孤獨的守着希望。

只要聽一聽口音，

看一看神色，穿的是什麼衣裳：

便會知道你的來歷；

「相天下士」，「善觀氣色」。



一手把你推下絕望的深淵，  
或是帶到希望的山巔，  
全靠他的一句話。  
隨你問什麼事，  
保你有個滿意的答覆。  
過去未來都在他的手中，  
指出你的迷津，  
告訴你今後的吉凶。  
手相不要錢，  
問流年終身也只要一元。

不信，把你的事一一從頭訴起：

沒有一句話是假，

你的面相供出你的過去。

過路的人只要站下來，

未來的事和口沫，

一齊在他嘴上綻開：

當夕陽跌下摩天的高樓，

自己可不知道今天的晚餐，

在什麼地方！

## 老處女

等着，等着，呆呆地等着，  
整把的日子從手中溜過。  
望着炎夏跟着秋天去了，  
春天又隨着殘冬來了，  
埋怨沒一個人提到我。

臉上每一朵紅雲，  
會告訴你隱在心底的私情。

最怕人問起自家的年齡  
羞澀地從不與人相知。  
只要有人談起了婚姻，  
紅着臉靜靜地偷聽：

希望像下弦月似的消瘦，  
沉默遮不住片片的晚霞，  
夕陽掛在心的深處，  
焦萎了一朵青春的花。

八月，三四。蘇州

## 傷 兵

提起木製的拐杖，  
披一身春天的太陽。  
顛簸着殘缺的身子，  
對着流水的日子發呆：  
一陣烏鴉帶來了過去，  
幻想在上面繪下了光彩——  
一件灰色的衣裳穿到現在，  
一粒子彈帶去了半截腿，

換來每月八塊大龍洋，  
有時可還要欠餉。

談起往日的光榮，

誰也不會忘記自己的英雄，

像老人數着寶藏的家珍：

廟行鎮，八字橋，

王國勝李得標在這兒掛了彩，

我的一隻小腿，

現在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這兒埋下了太陽旗，  
這兒也埋下了敵人的驕傲。

一瞬眼，跨過了四年，  
過去的事好像還在眼前：  
生命從敵人的子彈里逃出來，  
別笑我一隻腳高一隻腳低，  
哪天會見了敵人，  
我還有鐵樣的手臂！

一九三六，二，十日。上海

## 夜行車

——平浦道上——

有來自工場咀咒機器的工人，  
有來自田間丟下鋤頭的農民，  
有來自街頭失業的流浪人，  
有來自營中英勇的士兵，  
有來自市場戰敗的小商人，  
有來自家中老少的婦女，



有來自學校摔掉書本的年青學生

有祖父帶着自家的兒孫……

一齊邁着健壯的步武，

踏上遙遠的征途，

從不同的地方來，

望着同一的地方開。

天上看不見一顆星星，

荒涼霸佔着四野，

黑夜正濃得化不開。

分不出那兒是山，那兒是水；

一間屋子，一顆樹，

滿目都是虛無。

汽笛對黑夜高叫：

「時候開了！時候到了！」

亮起我們的指路的明燈，

望清了遠去的方向，

不管一路的荆棘，

不問沿途的阻攔；

是一座高山也得爬，  
是一條大河也得過，  
長長的黑洞也得闖——  
一條烏黑的長蛇，  
要闖過黑夜的胸膛，  
奔向天涯。  
到了我們去的那方，  
再和一家人相見，  
現在把什麼都放在一旁。

大家一顆堅決的心

跟着黑夜亮起的明燈。

生命的力量變成團團的火，

燒着車頭的爐鍋。

鐵輪在軌道上滾，

不顧危險拚命地前進，

來一個障礙，破一個障礙，

一切的荆棘全在鐵輪下碾壞！

順着不盡的長軌，

一股勁在黑暗里闖。

沒有抑鬱，不嘆一口氣，

孩子不叫一聲媽娘。

巨雷的一聲怒吼

閃電更伸出他的手掌，

嚇得黑暗慌慌張張。

看準了前去的方向，

時間增加了我們的信仰。

暴雨如一根根細柱，

擊得車廂聲聲的叮噓：

雄壯的戰歌，

震天的軍號，

飛過了山，

飛過了河，

聲音拖得一萬里長，

四野的咆哮在夜風里應和。

汽笛一聲的長嘯：

震醒了大地的迷夢。

人們從床上跳起，

驚愕在他們的眼中：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

一條黑蛇，一陣煙，

早像旋風似的飛過眼前。

對着黑夜的懷里猛闖，

望着子夜的身子打戰。

闖啊，別問路還有多遠，

只是一站站向前，

你我都不要記望後面，  
他們不久總得會趕上，  
對着我們去的方向。

過了一站便少一站，

過了一站又注進力量。

夜一樣黑的人頭，

像八月錢塘江的怒潮，

一個趕着一個，

一個擠着一個，



個個都要搶先，

汗珠在臉上斷了線。

喘氣報告他們的匆忙，

擁上數不清的臉龐。

旗手揮一揮小旗，

祝我們前途的勝利。

夜風帶着我們飛奔，

雷電震破了黑夜的心胆。

遠遠我們聽見吶喊：

「就要到了！就要到了！」

新世界就在我們的面前，

快闖出黑夜的懷抱；

大家掣出生命的力量，

奪取明天的太陽！

十一，十三，三五。上海改舊作